

玉海藝文校證

(修訂本)

上

(宋)王應麟 撰
武秀成 趙庶洋 校證



玉海藝文校證

(修訂本)

上

(宋)王應麟 撰
武秀成 趙庶洋 校證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玉海藝文校證 / 武秀成, 趙庶洋校證. -- 修訂本.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506-2615-7

I. ①玉… II. ①武… ②趙… III. ①百科全書—中國—南宋 IV. ①Z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7)第127862號

書名 玉海藝文校證 (修訂本)
著者 武秀成 趙庶洋 校證
責任編輯 林日波
出版發行 凤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郵編: 210009
出版社網址 <http://www.fhcbs.com>
照排 江蘇鳳凰製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蘇鳳凰新華印務有限公司
中國江蘇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堯新大道399號, 郵編: 210038
開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張 61.75
字數 1275千字
版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2615-7
定價 360.00 圓 (全三冊)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 電話: 025-68037410)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資助項目

國家985三期「漢語言文學與民族認同」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資助項目

伯厚先生小像



王應麟像（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王深寧先生年譜卷首）

王應麟手迹

文天祥書謝昌元座右辭跋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法書大觀第十二冊)

司徒教倫朋友居一天典民
彝萬世不易參諸宵雅伐
木之詩朋友故舊合而言
之忠厚俗成國脉以壽友
誼既薄於國何有蘇章于
禁以及源懷賣友取名忠
焉在哉昔唐子西著論正
友敬齋述之矯薄歸厚文
山健筆立懦廉頑扶植名
教蓋夫汗顏我與二公皆
同朝舊人亡書存悲懷孔
疚沒儀王應麟題

元後至元刻至正修補本玉海書影

王海卷第三十五

浚儀王應麟伯厚甫

藝文

易

隋經籍志皆宓羲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
類萬物之情蓋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及乎三代
實爲三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文王作卦辭謂
之周易周公又作爻辭孔子爲彖象繫辭文言序
卦說卦雜卦而子夏爲之傳及秦焚書周易獨以
卜筮得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內女子得之漢初

清光緒浙江書局刻本玉海書影

玉海卷第五十二

浚儀王應麟伯厚庚

藝文

書目

藏書

劉歆著七略荀勣分四部

合兵書術數方技於諸子自春秋類適出史記

別爲一六藝諸子

其後歷代所編如王儉阮孝緒

詩賦皆仍歆舊

之徒咸從勣例謝靈運任昉之徒咸從勣例唐之四庫亦祖述勣而加詳焉歐陽公謂其始於開元

誤矣

周策府

玉海卷五十二

前言

古代的類書，源遠流長，至宋而臻於極盛。有宋一代，大小類書不下百十種，而傳於今者，不過十數部。其中玉海一書，可謂是一部取材宏富，徵引謹嚴，價值獨特，別具一格的類書。今就其著者生平與版本源流，藝文之特色與文獻價值，以及本書的整理等方面，略作論述於下：

壹 王應麟及其玉海

玉海爲宋代大儒王應麟所撰。應麟（一二二三—一二九六）字伯厚，號厚齋，後改號深寧（居士、叟、老人），慶元府（今浙江寧波市）人。因祖籍開封府祥符縣（由浚儀縣改），故入元後又號浚儀遺民^[一]。少聰慧，與同日生弟應鳳俱從父搃受學^[二]，「九歲通六經」^[三]。宋理宗淳祐元年（一二四一）中進士。因不滿常科取士，於是從王埜學，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其後調衢州西安縣主簿，差監戶部平江府百萬東倉，調浙西提舉常平茶鹽主管帳司。寶祐四年（一二五六）中博學宏詞科（弟應鳳於開慶元年（一二五九）亦中是科），授添差浙西安撫司幹

辦公事，是年又改差殿試覆考檢點試卷官。累遷太常寺主簿。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因上言時政，忤宰臣丁大全而罷官外任。後擢秘書郎、著作佐郎。度宗即位（一二六五），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崇政殿說書、禮部郎官，掌丞相箋表。咸淳三年（一二六七），又因上言得罪，權相賈似道而被斥逐。咸淳七年，召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官終朝請大夫（從六品）、權禮部尚書（正三品）兼攝吏部尚書兼給事中（正四品）兼直學士院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鄞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恭帝德祐元年（一二七五），因彈劾左丞相留夢炎，三疏而不報，於是辭官歸隱鄉里。此後二十年，「杜門不出，朝夕坐堂上，取經史諸書，講解論辨」^{〔四〕}，潛心著述。元成宗元貞二年（一二九六）六月十二日戊申，卒於家，年七十四^{〔五〕}。

王應麟博學多才，一生著述豐富。宋史本傳即著錄二十三種，清人及今人又補錄了數種，凡有著述三十種，七百三十五卷。今傳世者有周易鄭康成注一卷、集解踐阼篇、補注王會篇、補注急就篇六卷（傳本作四卷）、姓氏急就篇六卷（傳本作二卷）、詩考五卷（傳本作一卷）、詩地理考五卷（傳本作六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六卷（傳本作十四卷）、通鑑答問四卷（傳本作五卷）、漢制考四卷、困學紀聞二十卷、詞學指南四卷、六經天文編六卷（傳本作二卷）、小學紺珠十卷及玉海二百卷等十六種。殘存者三種：深寧集一百卷、玉堂類稿二十三

卷、掖垣類稿二十二卷〔六〕。另有佚文數篇。其餘十一種皆亡佚不存，即：古易考一卷、尚書草木鳥獸譜、詩草木鳥獸蟲魚廣疏、詩辨、春秋三傳會考三十六卷、通鑑地理考一百卷、通鑑義例考、蒙訓七十卷（宋志作「四十四卷」）、小學諷咏四卷、詞學題苑四十卷、筆海四十卷。〔七〕

玉海一書，是王應麟為應試博學宏詞科所編撰，充分表現了著者「博學」的特點。該書凡二百卷，分天文、律曆、地理、帝學、聖文、藝文、詔令、禮儀、車服、器用、郊祀、音樂、學校、選舉、官制、兵制、朝貢、宮室、食貨、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門。

玉海於宋末編成後，因其為「未既稿，難以示學者，故藏於家」而未刻〔八〕。至元代後至元六年（一三四〇），始於王應麟故里慶元路儒學鏤版印行。由元至清，該書雕版凡有五次：一、元刻本（包括元刻明清遞修本），二、清嘉慶刻本，三、清道光長白覺羅氏刻本，四、清光緒九年（一八八三）浙江書局刻本，五、清光緒十年成都志古堂刻本。現就各本略述其源流於下：

一 元刻本〔九〕

（一）元後至元六年初刻本。元至順三年（一二三三二），國子學博士趙承德首倡刊行玉海〔一〇〕。次年，浙東帥府都事牟應復再次建議繕寫校讎，刊刻玉海，並與王應麟之孫厚孫一起從事玉海的考訂校讎工作。然校訂未竟，牟應復離職而去，故付梓一事暫時被擱置。後至元

三年（一二三三七），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也乞里不花力行前議，召工庀事，徵費於浙東郡縣學及書院。郡守張榮祖臨蒞提督，命教授王弘、學正薛元德董其役，厚孫、寧孫兄弟等校訂（一一）。凡二年而後成，計板四千七百七十四片（合諸附刻書板而言）（一二），是爲後至元六年（一二四〇）刻本，世稱「元至元慶元路儒學刊本」，即玉海一書之初刻本。

此本白口，雙黑魚尾，左右雙欄。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注文小字雙行，字數同。趙體字。上魚尾上方記字數，下方記書名卷次；下魚尾上方記頁碼，下方署刻工名。左欄外偶有耳格記篇目。

卷首有後至元四年前翰林國史院編修官東陽胡助玉海序、婺郡文學中山李桓玉海序，次爲後至元三年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刊書牒文、玉海目錄、慶元路儒學刊玉海書籍提調官、校正對讀、書寫、刊字生等銜名八行，以及校正、監督等銜名二行；附刻詞學指南卷末爲後至元六年鄞郡文學正東嘉薛元德玉海後序，次爲王應麟自題四言韻語及王厚孫後至元六年跋。

此本附刻詞學指南四卷，別附十三種六十一卷，分別爲：詩考一卷、詩地理考六卷、漢藝文志考證十卷、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周書王會補注一卷、漢制考四卷、踐阼篇集解一卷、急就篇補注四卷、小學紺珠十卷、姓氏急就篇二卷、六經天文編二卷、周易鄭康成注一卷、通鑑答問五卷。

今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浙江大學圖書館、湖南省圖書館等藏有此本，但皆為殘本或元明遞修本。元刻元印足本，則中國臺灣「中央圖書館」、「故宮博物院」與日本國會圖書館、內閣文庫等有收藏。一九六四年，臺灣華文書局曾據「中央圖書館」藏本影印〔二三〕。

初刻本於藏書家、校勘家而言，可謂彌足珍貴，但由於王氏藏於家中的玉海稿本曾被族人非法占有，後屢經追討，並告之官府，原稿始得復歸，「而散軼頗多，鈔錄者又復訛舛」〔一四〕，故當時刊刻所據稿本即多有不善，雖經校讎，而訛誤闕字仍多。因此，至元刊本雖為初刻，但並不精善。

(二) 元後至元刻、至正十一年修補本。元至正九年(一三四九)，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阿殷圖埜堂出守四明，公事之暇，遍觀郡學書籍，發現玉海訛誤甚多，乃命應麟之孫厚孫「重加校讎，得誤漏六萬字」〔一五〕，於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一)夏修補畢。這是玉海雕版的第一次修補，也是玉海流傳中最重要的一次校訂，因此該修補本是玉海最重要的一個版本。其版本特徵一如初刻，僅卷首於胡助、李桓玉海序後多元至正十一年嘉議大夫、慶元路總管阿殷圖埜堂序與儒學正王介識。又移卷末薛元德玉海後序、王應麟自題四言韻語及王厚孫後至元六年跋於卷首王介識後。

此本世所稀見，僅知日本靜嘉堂文庫有陸心源皕宋樓舊藏一部，京都建仁寺兩足院珍藏

一部(略有闕頁),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有劉承幹嘉業堂舊藏一部。一九五九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曾據京都建仁寺兩足院藏本影印,闕頁則據靜嘉堂文庫藏元刊本影補。一九七七年,京都中文出版社又據兩足院藏本影印,闕損部分則用中國臺灣「中央圖書館」提供的五種善本配補,並附錄錢大昕、陳僅、張大昌三家王應麟年譜於卷首,方豪爲之序,稱其爲「玉海六百餘年來最精、最善之本」^(一)。同年,中國臺灣大化書局亦據此本影印,亦方豪序,蓋與京都中文出版社異地同版印行(影印本薛元德玉海後序仍置於卷二〇四附刻詞學指南末)。

(三) 元刻明清遞修本(明正德、嘉靖、萬曆、崇禎、清康熙、乾隆朝遞修本)。

玉海書版,入明後歸於南京國子監,明清兩朝屢有修補。此遞修本始於明正德元年(一五〇六),由南京國子監丞戴鏞主其事,閱二年而成,「新刻四百三十五板」^(二),補版約占全書十分之一。第二次修補在嘉靖年間,新版中縫上象鼻刻有「嘉靖庚戌」(二十九年,一五五〇)、「壬子」(三十一年)、「癸丑」(三十一年)、「乙卯」(二十四年)等補刊年份。^(三)萬曆修補,始於十一年(一五八三)。大規模修補則由祭酒趙用賢主其事,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竣工,補新板「四千四百,通前刻蓋幾五千葉,實居半矣」^(四)。清康熙朝,又「闕板三千一百六十」^(五),李振裕視學江南,悉爲補刊。通前萬曆所補,此康熙遞修本中元刊舊板所存僅剩十之一二矣。至乾

隆朝遞修，則玉海原刻已更替殆盡。此明清歷朝修補本，各大圖書館多有收藏。據各本修補序言，遞修本對原存書版不作校訂，於補刊新版則有專人從事校勘，其中康熙朝遞修本於校勘用力甚多。李振裕補刻玉海序稱：「互相讎校，十已得其六七，其不可知者，則考所自出之書以補之。其致力可謂勤，而用心可謂精矣。」但我們初步比勘的結果是，其訂正舊版訛誤者不少（多為明顯的「字畫錯誤」），他本不誤而李本訛誤者亦復不少。

二 清嘉慶重刻本

清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夏月，江寧學宮尊經閣失火，藏於閣中的玉海與二十一史書板一時皆化為灰燼。康基田適任江藩，即鳩工重建尊經閣，並重刻玉海。

重刻本版式仿元刻本而略有小變，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上黑魚尾。序跋次序有變，首為嘉慶十一年康基田序，其後依次為玉海指揮原文、胡助序、李桓序、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趙用賢跋、康熙二十六年（一六八七）李振裕補刻玉海序、乾隆三年（一七三八）熊本補刊玉海叙、張華年序；卷末附刻十三種皆如元本。

其刊刻的具體情況，康序略云：「玉海之板貯閣中為灰燼，南北更無他刻，海內後進稽古之士，無所資藉，余甚惜焉。適江寧守張古愚得浙東至元初刻善本，余乃招副貢陳勉甫、上舍

胡聖畿，食宿瞻園，取古愚之本，參考經史，往復讎校。有元以來，原本空闕舛誤甚多，上下求索，補填二萬餘字，視浙東初刻更加周備。付工雕板，五閱月功成，蓋自是玉海之書始得完善，亦可云因敗爲功者已。此嘉慶刻本，是玉海元刻後第一個真正的重刻本。據此序可知，該本較元刻底本補填了二萬餘字，其自視亦甚高，以爲玉海至此「始得完善」。但後人對此本並不滿意。清張大昌云：「今檢之，仍多空闕，校讎諸君以善本難覓，遇有空闕，識以『待查』二字，竊深戚焉。」^(二)今取以校元至正修補本及明代遞修本，原本不誤不闕而此嘉慶本誤闕者甚多，其中部分訛誤與元刻、明、清康熙遞修本（即李振裕遞修本）一致，可推知嘉慶重刻之底本並非至元或至正修補本，而當是元刻清康熙朝李振裕遞修本。清邵懿辰稱該本「校勘頗精，惟刻工不佳」^(三)，是其仍不得稱爲善本。

三 清道光長白覺羅氏刻本

此本刊於道光六年（一八二六），藏園訂補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〇下有著錄，爲傅增湘所訂補。現僅知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有一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漢籍分類《目錄著錄》一百冊。此本未見，其刊刻底本及校刻情形不詳。

四 浙江書局刻本

玉海元刻難覓，嘉慶重刻又多有遺憾，故浙江書局於光緒九年（一八八三）重新鏤板刻印。是爲玉海元刻之後的第三個重刻本。

此本行款如元刻之舊，每半頁十行，行二十字；而版式小異：白口，左右雙欄，上黑魚尾。首載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玉海提要、重刻玉海例言，其次爲元刻玉海指揮，元胡助、李桓、阿殷圖埜堂、王介諸序，再次爲明萬曆十一年趙用賢序及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重修列銜，又清康熙二十六年李振裕補刻玉海序、乾隆三年張華年序、同年熊本補刊玉海叙、嘉慶十一年康基田序，其下爲宋史王應麟傳、玉海目錄、刊造玉海書籍提調官、明正德二年（一五〇七）戴鏞識，最後有「浙江書局總校張大昌，分校許郊、楊振鎬全校」一行。附刻王氏諸書如元本。其後又附清張大昌書局校補玉海議、校補玉海瑣記二卷及王深寧先生年譜〔二二〕。

浙江書局重刻玉海所據之底本，頗有疑惑。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著錄正德修補本時有云：「此書版刻明置國子監，遞有修補，模印極多漫漶，光緒間借浙江書局刊作底本。」〔二三〕此云以元刻正德遞修本爲底本。而主持本次校勘的張大昌又言：「浙局重刻，謹遵文瀾閣鈔本，然經亂後大半散佚。其見於欽定四庫全書考證應改應增凡數十條，謹遵改補，餘以明萬曆修本、國朝康熙修本、康基田重刻本校之。多有疑竇，從錢塘丁氏借得正德修本校補，以其中元刻舊